

“那个戴着‘小盾牌’的蓝衣服阿姨来了!”检察官刘丽还没走进门,小甲(化名)听到门外的脚步声,就拉着爷爷奶奶的手,欢呼雀跃地叫喊着。在小甲眼里,那个像小盾牌一样的检徽和戴着它的叔叔阿姨就像是童年时的守护神,能够替他击退所有的黑手和魔爪,给他曾经灰色的童年涂抹上绚丽的色彩。

检察官刘丽和她的同事坚持每月走访小甲的家庭和村委会,悉心制定了为期半年的心理帮扶措施和家庭教育指导措施,及时掌握了解小甲的学习生活状况。这一次,她到文具店里精心选购了一批学习文具和一些课外书带给小甲。小甲高兴地拿着检察官阿姨给他新买的彩色蜡笔,描绘出一个穿着蓝色衬衫的阿姨,胸前佩戴的那个检徽被小甲画得大大的圆圆的,周围还闪着一圈金黄色的光芒。阿姨旁边站着一个小小人儿,嘴巴笑成了一个月牙,小甲说这是他自己。

那个清凉的夜晚,伴随着餐厅里噼啪的一声,饭碗被爸爸狠狠地摔碎在地上,也摔碎了小甲妈妈的心。“妈妈,妈妈,你不要走!”小甲抛下手中的玩具,一路小跑追出房间,用浑身的力气声嘶力竭地喊着。小甲妈妈挂着满脸的伤痕和泪痕,砰的一声,留下了一个拖着行李摔门而出的背影,这成了小甲对妈妈最后的印象。那一夜,小甲跪坐在妈妈送给他的小熊旁,傻傻地呆坐着,直到窗户透出的冷月光晒干了眼角旁的泪水。小甲妈妈不堪忍受小甲爸爸的长期殴打,离家出走,最后闹上了法庭,跟小甲爸爸离婚了。那一年,小甲才三岁。

从那之后,正当其他孩子充满期待地等着父母回家的时候,那阵急促的门铃声却成了小甲幼小的心灵里挥之不去的阴影。小甲当然不懂离婚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只是明白爸爸转换了暴力输出对象,每天换着不同的理由拿小甲当出气筒。

小甲爸爸是啃老一族,整天无所事事地在小区和街道上四处游荡。每天傍晚,小甲爸爸拿着个空酒瓶到处晃悠,回家后喜欢充当指挥官,命令儿子做各种家务活。只要小甲做得稍不如意,他就操起衣架,抡起拳头对着小甲一阵拳打脚踢。

“小甲,你在想什么呢?”课堂上老师的一声呼唤,把小甲从父亲昨天对他暴力相向的恐怖面孔的回忆中唤起。小甲在学校里沉默寡言,是个小透明,学习成绩也因每天遭受父亲的毒打而一落千丈。

这天傍晚,小甲爸爸回家后,照例让小甲把饭菜端出来,放到饭桌上。小甲此时在房间里做着作业,一时没有听见爸爸说话。小甲爸爸见状,一脚踹开房门,朝着小甲身上恶狠狠地踢了三脚,看到小甲在挣扎,似乎还不解气,又朝着小甲的脑袋踩了两脚。小甲顿时觉得眼前一黑,一股热浪从头上流到耳后,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剧痛,就晕倒在房间里。第二天,小甲没有去上学。小甲的班主任找到他爷爷奶奶,爷爷奶奶焦急地来到小甲爸爸的住处,发现了倒在血泊中的孩子。

小甲被救护车拉走了,鉴定为轻伤一级。小甲爸爸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江西省瑞金市检察院提起公诉。同时,该院启用了民事救济手段,开展了支持撤销小甲父亲监护资格的诉讼。看着幼小孩子身上落下的一道道深深的伤痕,办案检察官刘丽泪眼婆娑。她来到法律援助中心,详细说明小甲现在的情况,法律援助中心为小甲指派法律援助律师作为小甲的诉讼代理人。最终,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支持起诉意见。

“小甲,以后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好不好?”刘丽拿着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法律文书来到小甲家里,小甲拍着小手,高兴地拉着爷爷奶奶的手跳起来,他曾经昏暗的眼睛里现在充满了光亮。爷爷奶奶心疼地抱着孙子,一边沉浸在和小孙子团圆的喜悦中,一边又皱起眉头,犯了难——他们老两口仅靠着那点退休金维持生活,小甲爸爸以前还经常拿着老人的钱在赌场上混迹,生活因此更加拮据——他们怕孩子跟着他们受苦。

刘丽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奔波于小甲所在的村里和瑞金市妇联、团市委等各个单位之间收集、整理小甲的信息资料。那段日子往返于村里和城里两点一线地奔波,刘丽提前到城里超市囤起来了一盒盒泡面,在路上就解决了吃饭的问题。最终在未检部门的不懈努力下,检察机关协调法院和妇联、教育部门开展多元救助,为小甲争取到国家司法救助金2万元,还协调民政部门、村委会等为小甲落实了困境儿童最低生活保障补助的政策。

“小甲的妈妈走了以后还负担小甲的抚养费费用吗?”刘丽和同事问小甲的爷爷奶奶。在积极促使政策落地后,他们想到了这个关键问题。“小甲妈妈离婚后再也没有管过小甲的事情了,也没有见小甲,小甲爸爸还曾经告过小甲妈妈,要她付小甲的抚养费,法院判下来了,但是他妈妈不肯执行。”小甲爷爷叹息道。

小甲母亲拒绝接听电话,最终办案人员采取在其住处门口蹲守的方式,终于见到了小甲母亲。“您知道您对小甲负有法定抚养责任吗?”小甲妈妈低头不语。许久许久,小甲母亲终于答应履行对小甲的抚养责任……

刘丽充满爱怜地端详着眼前小甲的这幅“合影作品”,把它用相框装了起来,摆放在书桌上。她希望小甲像画里一样,今后永远拥有这灿烂的笑容。

(作者单位: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小甲的故事

龙澎

“杨哥,我俩的复婚喜宴定于后天晚上,我给你送来两包喜糖和喜烟,你和李哥能下来一趟吗?”那天,我接到曾经的被救助人王原(化名)的电话,立马放下手头工作,下楼来到单位传达室。王原的脸红润多了,皱纹也少了。

看到我,王原急忙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说:“后天你和李哥一定要去,是咱检察院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物质帮助和精神鼓励,帮助我走出困境,现在我妻子回来了,孩子也有了亲妈,我要在婚宴上向你们敬杯酒,来表达我的敬意。”

王原本有一个幸福家庭,“男主外”“女主内”,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2022年5月份,王原晚饭后散步遭遇飞来横祸,一辆轿车将王原撞倒后逃之夭夭。昏迷的王原被120急救车送到医院,这一躺就是四个月。清醒后,他下身失去知觉,意味着他的余生将在轮椅上度过。

王原住院治疗期间,医疗费高达60多万元,肇事者家庭比较困难,案发后交了不足10万元的医疗费后“躺平”。虽然王原有一些存款,面对这样的医疗费却是杯水车薪。而且,王原病情治愈无望,今后便是家庭的累赘,妻子不堪重负,与王原离婚。最后王原年近七十的母亲拿出养老金,再借款补齐了前期的医疗费,之后带着王原回家继续后期治疗。

过了“十一”长假,在单位有两天没见老杜了。值班时在门口碰到另一个门卫,他说老杜家里有事不来了。问及原因,说是老杜妻子有病住院了,原来在县医院住,节前又转到了省城医院。

老杜以前在别的单位当保安,去年春天,保安公司安排他到我们检察院上班。

老杜虚岁58岁,中等身材,短发圆脸大眼睛,每天穿着一身规范的保安服,戴保安帽,整整齐齐,特别规矩。和机关的人见了面,总是一张和蔼的笑脸。

时间长了,知道了老杜的一些情况。老杜年轻时在山西当过三年兵,后来退伍返乡。

单位门卫一共有两个门卫,老杜和另一个门卫每人一天一宿“两班倒”。老杜家属于城中村,村的四周高楼林立,是县里正在规划的重点拆迁村。单位离他家不远,家里还种着几分菜地。下班以后,他会骑一辆半旧电动车回家打理菜园,

步行一段上坡路,就到老孟家了。老孟就住在一进村子的第三排第四排东头第一家。老远我们就闻到地道的农家饭香和久违的炊烟味道,从门口上方往外飘。

站在门口,透过浓浓的热气,正一位六十多岁的男人手握铁铲,正在翻炒着铁锅里的饭菜。一位年纪相仿的妇女手拿着瓢,往锅里倒水。

听见我们的脚步声,两女人转



含风生香图 王瑞绘画作品 (作者单位: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本作品获“河南省第二十八届美术新人新作展优秀作品”奖)

破镜重圆

杨兆峰

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后,办案检察官通过释法说理,督促肇事者认罪认罚,与肇事者亲属和王原母亲多次沟通。终于,肇事者父亲与王原母亲达成每月赔偿300元的协议,王原母亲同意签署谅解书。办案检察官经审查,认为王原的家庭困难情况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条件,便将线索移送本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

王原是否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条件?院领导指派我和老李两人负责此案的审查、报批和救助金发放工作。我和老李审查了交通肇事案卷和王原的国家司法救助申请书,在王原居住地村干部的陪同下,来到王原家开展入户调查。王原在院内坐在轮椅上晒太阳,女儿已上学,其母亲在田间劳动,接到村干部通知后急忙赶回了家。

“我要种地,中间要回家照顾王原,一家人日子要过,还有10多万元外债要还。”王原母亲忧心忡忡地说。

“为什么你们当初与肇事者父亲达成每月赔偿只有300元的协议?怎么不让肇事者父亲多赔偿点?”我有点疑问。

“他们一家也困难,拿出近10万元医疗费后,都掏空了家底,这每月300元赔偿金也是肇事者父亲每月打工的钱,有时每月一打款,有时两三个月一打款。他们生活也不易。”王原母亲道出了原因,我

也佩服王原母亲的善良。

其实王原没闲着,每天艰难地锻炼着臂力、腿力。“开始时经常摔倒,锻炼时间长了就好多了。我还年轻,不能做废人!”王原边说着,边用手扶着轮椅慢慢挪动。

依据王原一家生活困难和肇事方很少赔偿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其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条件,遂层报请省检察院批准,发放国家司法救助金3万元。之后,我们又对王原母亲和女儿发放了国家司法救助金2万元用于改善生活。我和老李亲手中5万元国家司法救助金送到王原手中。交谈中我发现,王原思维敏捷,有经营头脑,熟悉电脑程序,便启发他自主创业,建议他通过电商渠道售卖地方特色产品,既有事可做也能增加收入。

在我们及镇、村党组织引导扶持下,王原经过电商知识培训,熟练掌握了电商程序和操作要领。平时,他坐在轮椅上,通过电商平台介绍本地特色农产品花生、小麦等,并展示样品、处理订单,他的母亲则帮忙向快递点送货。

“虽然每月收入不多,但比较稳定,整天忙碌着,这心情也就舒畅了。”我和老李回访王原时,王原母亲笑着说。但接着,她收起笑容“唉”了一声,又说道:“王原身体康复了,生活也基本能自理了,我也老了,我现在唯一惦记的,就是他的终身大事该怎么办啊……”王

子,把每一天过得踏踏实实。有时,也会见他坐在门口,闷着头猛抽几口烟,又望着天空的蓝天白云想着什么。

单位门前文化墙下花池新栽了冬青,老杜非常高兴。他用大剪刀把树用心剪裁成形,及时浇灌,并用铁丝自制成长小长叉,方便随时能把花池内的干枯叶子掏出来,使花池内始终保持青翠,像拾掇自己的家一样认真。

每天晚上,他都会把当天的各种报纸,分门别类整理好后,按房门号一查查送到三个楼层的每一个办公室。

每遇到有单位同事的自行车跑气,他总会拿出打气筒主动帮人打气,即使弄得满手油渍,也乐此不疲。

每逢下雨天,他常把没在车棚的自行车利索地归整进去。一次突然下雨,车棚里自行车满了,我跑下楼去看我放在院子里的自行车,却发现老杜正冒雨用一大张

门卫老杜

孙建敏

第二天又早早来到单位接班,一年四季无论刮风下雨,从来没有迟到漏岗。

每天上班前,老杜总会把单位大门前的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把门岗前的客来登记桌和安检门的每一个地方都细心擦拭一遍,那根安检升降杆也擦得油光锃亮,然后笑迎我们每一个人上班。同事们一见到笑呵呵打招呼的老杜,好心情就会一整天在身边环绕不散。

老杜命运不济。长子在成家后不久突发疾病去世,儿媳走后留下了一个小孙子,多年来一直由他和老伴含辛茹苦抚养。老伴身体不好,以前本来腰椎就有毛病,行动不便,常年吃药养护,现在又添了新病,只靠老杜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维持家庭生计,生活压力很大。老杜家境虽然困难,但从未听他对生活有任何怨言,他把自己的苦和累埋在心底,一声不吭,兢兢业业干好本职工作,起早贪黑照顾好妻子和孙

一顿香喷喷的农家饭

臧明宏

头说:“老头,是不是检察院来人了?”老孟擦擦手,过来招呼我们。我说:“这做的是早饭还是午饭呀?”老孟扯下肩上的毛巾,擦擦脸上的汗,憨笑着说:“早饭呢,老公母俩,一天两顿。”

接过老孟递过来的木椅,我们和他攀谈起来。老孟指着女人说:“这是老婆子,不爱说话。”夫妻俩有一儿一女,都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都在外地,平时很少回家,每年中

秋、春节能回来一两趟。老孟一边往灶里添加柴草,一边和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家里有三亩多地,地有补贴,都是机器忙活,累不着,一年收入不少,日子过得不愁吃不愁穿。”老孟自顾自用柴火点着一根烟,知道我们不好这一口。

“大概去年春天吧,老梁头家翻屋,门口地势留得较高,每逢下大雨,雨水就会倒灌进我家灶房,找他理论几次,他不理不睬,后来找村里说事,也没有个结果。今年夏天天下大雨,雨水再次灌进我家灶房,我找老梁说理,没想到话不投机半句多,后来竟打了起来,我肋骨被打断两根。”老梁家的房屋就在老孟家的西边,两家房屋紧挨着。听得出,老孟还是解不开那受伤害的心结。

“都是庄里庄邻的,怎么就往死里下狠手呢?”老孟的老伴终于忍不住,开口说出内心的忿忿。

“前儿天,老梁又找到我们,主动认错认罪认罚,态度很是诚恳,说都怪他当时太冲动,给你们造成很大的伤害,希望我们帮忙做做工作,看看能不能取得你们的谅解。”我向老孟夫妻俩说起前几天老梁寻求和解的情况。

“老梁说,其实你们两家原来关系一直挺融洽的,没事还经常串串门。你们两家的孩子还是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呢。”老梁笑着说,他是这起案件的承办检察官。

“他当时怎么没有这个态度啊?”

原默不作声,起身拄着拐杖给我们倒水。

原来,王原妻子离婚后不久又后悔了,常常挂念婆婆、王原和孩子,用打工节省的钱给孩子买衣服、给婆婆还债、补贴家用,还常常照看孩子,希望婆婆调解他们复合。

“当时,王原瘫痪在床,连我也失去了信心,儿媳离婚我也能理解。现在,王原身体好些了,我也想孩子有个亲妈,你们能不能帮忙劝劝王原?”王原母亲向我们俩投来恳求的目光。

我作为公职人员不便介入当事人的家事、私事,但又不好推托,便委婉地说:“夫妻因情而聚,因情而携手同行,纵使前行路上有时跌倒,也应拉一把相互搀扶继续前行,如果有情当然可再续前缘。”

王原听罢,低着头说:“让我好好想想……”

“电商经营得怎么样?”“现在拐杖丢了没?”“生活还有什么困难?”几个月下来,我和王原时常通电话,但始终没有介入他的家事。

而今,王原邀请我参加婚宴,他们夫妻复合,也在情理之中,我也乐见其成。婚宴那天,我和老李共同买了一对象征“吉祥”“如意”的中国结,包了个大红包一同前往。

(作者单位:山东省高唐县人民检察院)



岁月记忆 李陶摄影作品

检察诗人作品展

投稿邮箱:lhfk7@vip.163.com



法律空间(组诗)

郑悦

法律条文

我从不曾想过
法律条文也有如此心潮起伏的内心
那潜伏在条款中的心思
经历过多少次现实的血肉
和法律人的淬火

站在历史,史记是历史的浓缩
史记从不负责解释行为,或者
他只是史官笔下的内心揣测

现实比历史更纷繁
内心比行为更复杂
证明内心,需要调高法律的温度

批捕

这好像是一个冰冷的字眼
让我随时联想到手铐
和将要失去的自由

其实,它也意味着另一个开始
生活或许还有另外一种解答

假释

自由也有假的?
他需要自己证明

你可以怀疑一切
但千万不要怀疑
自己的行为

时效

时间从来不是历史的长河
在许多时候,过期不候

在审查案件过程中
我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地
翻阅着人生的某个片段

用法律放大
时间,也许漏洞百出

讯问

在一个柔软空间
进行着一场坚硬的对话
你有权保持沉默

内心,在纠结中彷徨
空气,可以凝结成心跳

语言未必证明一切
只有内心可以拨云见雾

盗窃罪

关注事实远远不够
一个动作,一个行为
已划定了许多经纬

用抽刀断水,把行为分隔
其实,它只为界定
一个事实,一个动作,一个过程
一次内心的崎岖

那是另一个程序的
唯一按钮

(作者单位:大同铁路运输检察院)